

漢武帝內傳

漢 扶風班固著

章斐然問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倚蘭殿。旬餘，景帝



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甯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

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  
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  
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  
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  
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  
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勅端門之  
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  
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

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  
乘軒車或乘天馬羣僊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  
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  
五十天僊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  
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  
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  
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褱襦文采鮮  
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劔頭上太華  
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

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櫟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

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

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畱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李。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僊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

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

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

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螻蛄之窟，膚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

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

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闔宮暫舍塵濁旣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  
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  
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  
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  
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  
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  
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積五嶽而擬諸  
鎮輔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於  
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

命之室滄溟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  
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  
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  
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  
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  
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  
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  
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  
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

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

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旣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集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啟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

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  
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  
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  
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  
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  
泄於中僊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  
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  
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  
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

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  
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  
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  
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  
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  
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  
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  
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僊之  
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

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  
吾等有以眇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惜而弗  
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  
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  
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  
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  
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  
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  
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  
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  
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  
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  
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  
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  
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  
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  
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

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蕙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請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

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典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

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微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

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靈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

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之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

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誦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璇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

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栢梁臺，真形

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蓋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



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歛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尸，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武帝內傳